

知识的转基因移植与教学活动的有机性创造

2017-04-28

【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年9月开始，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学部 韩秋红教授

大抵从教师这个称谓的诞生之日起，师者乃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位便延续至今。通过授业方可解惑，通过授业方可传道，这使得大学教师的授业职责非常清晰，其角色定位也从未单一。当代的大学教师既要成为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的“学者”角色，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学专家——教师的“教师”角色，更要实现学者与教师的一体化。何以做到如此，通过授业以解惑是知识的转基因移植，通过授业以传道是教学活动的有机性创造。因此，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的本质在于授业——“教”，“教”也不是照本宣科式的直来直去，而应是一种双向互动与有效促进，是技术活儿和艺术活儿的有机统一，是教育的创造性活动。

孔子被尊称为“万世之师”“至圣先师”的原因多是在于他真正体现了教师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以此培养与要求其弟子通过学习而不断成为真正意义上大写的“人”而成“仁”。怎样使学生成“仁”，朱熹在《大学》中曾做过这样的解读：大学之学问在于做“大人”，做大人必讲五性：德性、悟性、韧性、个性、记性。德性乃教师之本，是教师的本体性存在，是教师的“教”之德性所在。这样的“教”之德性可否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诚实、勇敢、节制、自由来加以理解。教师当以德配师方能称上诚实，当以这样的底气、勇气呈现担当

时，坚守三尺讲台既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此的存在感以获得感的方式体现时，学术之思想、自由之个性进行着创造性的演绎，将教师之教的德性与创造性有机结合：不断学习的诚实品性、善于勤奋的节制行为、自由个性的学术思想、教育教学的勇敢创造——创造教育、创造人才、创造思想、创造自我。

苏联学者苏霍姆林斯基早就谈到过学习他人教学经验，尤其是移植他人的创造性成果在自身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学习优秀经验，并不是把个别的方法和方式机械地搬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是要移植其中的思想。”这就需要不断提升个人“悟性”，通过不断的“悟道”才能真“知道”、会“用道”。教学实践性知识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乃是“个人实践性知识”，如何将对他入教学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并不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的领略与技术层面的模仿上，而是真正从其中抽象出教学理论的真知，并将其再次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内化为个人教学的具体方法，所需要的是以悟性为根本的创造性思维。借用鲁迅先生的思想来说，经验移植本质上就是要采用“拿来主义”，然而却不仅仅是“拿来即可”，我们所需要的“拿来主义”不仅要移植他人的成功经验，更要通过自我反思与体悟来改造并超越此种经验本身，内化为自己的实践性知识，以创造性的思维促进知识的转基因移植来全力实现教学活动的有机创造。

三十余载时光穿梭，至今仍然促使我坚持在三尺讲台上，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学生眼睛中感知到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这一切使我感知到作为教师最大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使我获得了作为教师最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憧憬、对价值的追求让我仿佛回到青春岁月，回忆起当年对自己老师的学识和品格的仰慕和敬佩。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空转换之后，当我成为一个能够给学生更多影响的主体——我怎么能够辜负这种期待？怎么能不仔细认真地为学生讲好每一门课和每一节课？认真讲好每一节课就是最基本的师德与良心，坚守三尺讲台不仅是职业生涯更是存在价值和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为师之“韧性”。至今仍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上大课是在我生完孩子尚未满月的产假期间，学校因人员安排问题临时将这一教学任务委派给我，临危受命又加之个人情况的特殊性，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当三十年后这个班上的同学来见我时，我所能记得的都是这件事所带给我的快乐师生情和难忘的课堂经历，完全忘却了当时的

上吐下泻、生完孩子的臃肿和第一次上大课的紧张。三十年后，当我看到自己的博士在生完孩子尚不到四十天就重新投入工作时，就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影响或传承，但是我认为更多的则是为师的“韧性”的最高体现。从那一次大课之后，我就在三五百人的大课堂讲台上一站至今。在我看来，教学既是教师对社会的贡献，更是教师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我愿意以韧性为持守，站在三尺讲台上，通过不间断、长期的课堂来领悟教育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巨大作用，能够以教促思，通过韧性的持守促进悟性的提升，在教学活动中认真思考教育的本质与功用，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人之德性、品格、修养等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

教育作为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和创生活动，执行着文明的社会遗传与自然遗传的双重功能。教育当面向个体时，是使其自然遗传的德性有机有效地转基因而成为被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同的基础，同时又是个体批判性地反思历史文化遗产和创造性地构建现实与未来的前提而实现着教育的社会遗传功能。当对教育有如此领悟与反省时，我们已经把自己不仅仅当作教书匠，而是努力塑造自己成为教育家，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无限潜能的全面发展人才。因此，努力让大学生在每门课和每节课中，度过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青春年华，并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教师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为此，我总是期望以优美的语言为思想载体，以理论逻辑的准确明晰、事实逻辑的形象生动为实现方式，润物无声地感染学生，给学生艺术审美的感受。而领悟与反省这样的道理，是需要自身的悟性与韧性的。当好教书匠又当好教育家，讲好课是门技术活儿也是门艺术活儿，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让教学活动“活起来”是实现创造教育的最根本途径。所以，一直以来，我在课堂上不因人数少的小课堂而热情不足，也不因三四百人的大课堂而激情不够。特别是在讲授有关“西方”的课程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为方法，以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为内容，以加强学生的理论分析水平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为导向，以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升华学生的思想境界为着力点，在创新性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上狠下功夫，这已成为我始终坚持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追

寻，也可以称之为我作为个体教师所试图彰显的“个性”所在。所以，我不仅以我的韧性坚持上好每一节课，还与学生有着良好的互动与交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绝不是一时分数的高低，而应该是长期而复杂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习惯将教师比作园丁，而学生就是那些盛放在花园里各式各样的花朵，虽然每一朵花固然都需要阳光、雨露，但是不同品种的花对于阳光和水分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因此尊重个性，发掘每株“植物”自身的生长潜力，平衡个体与总体的生长与需求，才是“管”好这个大花园的关键。然而如果“园丁”对于其所栽培的花朵都不敏感、不敏锐，他又如何能够培育出盛放的花朵呢？因此教师在努力彰显作为个体教师所试图呈现出的自我“个性”的同时，也应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努力培养其个性中有益的方面使其不断发展、呈现为其个人特质。

三十余载寒来暑往，这种坚守靠的是师德与良心，更要紧紧依赖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的不断追求和反复凝练，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挖掘自身潜力，真正拥有好“记性”。因为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既是对良好师德的培养，更需要反复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与把握能力；既要不断领悟人类教育活动的本质与功能，使学生成为综合性的全面发展人才，还要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彰显学生自由之个性、帮助学生形成批判意识与独立之思想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无一不需要教师的记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学经验移植不是一个从你到我的外化过程，而是在教育主体双方之间的内化过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教学经验移植也是一种再教育行动，是教师对教师的再教育，而有所区别的是，此时的受教育者往往有更高层次的知识智性追求，因此对教师记性的要求也就更为严格。常言说：教师备课不仅要备课程内容，更需要备学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备学生的意义更为重要。因此教学经验移植对象的选择应该符合教学规律的内在逻辑，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诉求。诚如夸美纽斯所言，单纯的“用别人的眼睛去看，用别人的脑筋去使自己变聪明”，结果只能是使大多数人没有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带有坚硬外壳的明确知识，教师仅仅是做了一项知识传递工作，而不是在更新知识和创造知识。教师的教学经验移植不仅仅是一个归入过程，在终极意义上，更应当是一个知识的创新过程。

所以，教师需要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努力成为勇敢的探索者——努力实现思想意识的创新性与教学实践的探索性的相辅相成。积极探索课程的历史传承和现实批判相结合的新模式，教师作为授课主体可以充分将传统的课程教学与现代性教学手段相结合创新教学模式；将教学活动与科学研究相一致扩展教学发展新常态；将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相统一来努力实现教育理念新突破。与此同时，教师还应该在探索与创新中不断实现教材内容的与时俱进，教材建设的不断完善，课程建设有序进展。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较好地实现教材建设水平的提高和教风与学风的有机统一、教材与课堂的相互呼应、教学对象与教学内容的交互映射、知识与传授的内在一致、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在这样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紧密联系的过程中，也可以打造个性化、全面发展的学术团队，使学术团队成员既活跃在教育教学中，也活跃在学科团队与人才培养活动中，努力使团队建设实现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发展的创新式新架构。

以“记性”为手段，以“韧性”为基石，反复锤炼“悟性”，通过知识的转基因移植而达到教学活动的有机性创造，最终实现教师为师之“德性”的根本追求，成为一个如朱熹所言的“大人”，也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个“大人”，是我之为师的根本愿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我在为师的三十几年中始终坚持的信条。白字黑板前，转身方寸间，立三尺瑶台，俯瞰万里世界，以五性为章法，立己为“大人”，助学生成“大人”，吾生之所愿成矣。